

全面风险管理的监管要求对于证券行业的影响是正面的、深远的,特别是对于风险管理理念和文化等基础较为薄弱的券商,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学习行业较佳实践及落实监管规范和指引,快速达到一个较高的基本水平。这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运营、降低系统性风险,都是大有好处的。

上市银行“补血”各显神通

补充方式多为定增、优先股与二级资本债,分别对应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与二级资本



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到2018年底,非系统重要性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与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7.5%、8.5%和10.5%。

□ 陈莹莹

时至年末,上市银行掀起又一波“补血”浪潮:定增、二级资本债、优先股纷至沓来。专家认为,银行“补血潮”是因为外在监管压力、内在资本需求的双重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监管部门此前为落实《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所设的6年过渡期将于2018年年底“到期”,导致部分达标仍存压力的银行抓紧补充资本。

券商分析人士认为,在金融监管强化、资本标准提高等双重背景下,未来一段时间,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压力会持续存在。不过,在盈利能力回升、主动“缩表”,以及监管实质起到帮扶作用的情况下,2018年上市银行资本充足情况总体乐观。

多渠道“补血”

从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方式看,可分为内源性补充和外源性补充。内源性补充是指银行通过留存盈余的方式来增加资本,外源性补充则指发行普通股、优先股、可转债等。

民生证券分析师李峰指出,上市银行资本主要补充方式多为定增、优先股与二级资本债,分别对应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与二级资本。此外,可转债也是银行补充资本的手段之一。

在盈利增速不断放缓的背景下,内源性补充没有太大空间。Wind数据显示,今年四季度以来,已有7家上市银行公告完成发行合计1860亿元二级资本债,其中,工商银行在11月完成2期共计880亿元的二级资本债发行。

宁波银行在完成发行100亿元二级资本债发行后,其100亿元可转债发行也于近日获得证监会批准。东吴证券分析师马婷婷表示,此次可转债若发行成功可有效补充资本,为规模扩张打开空间。

优先股方面,今年四季度以来,杭州银行、上海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发行优先股均已获得核准。其中,上海银行公告收到证监会批复,核准其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亿股优先股。招商银行公告收到证监会批复,核准其境内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27,500万股优先股。建设银行公告收到证监会批复,核准其境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6亿股优先股。

达标“大限”倒计时

券商分析人士指出,上述“补血潮”的来袭,与银行资本管理新规“大限将至”有直接关系。据了解,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到2018年年底前,非系统重要性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与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7.5%、8.5%和10.5%。

不少银行面临达标压力,李峰指出,在上市银行中,光大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与2018年监管要求接近,另有中信、民生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处于上市银行行列。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兴业研究公司副总裁鲁政委表示,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监管要求,在2018年年末,各类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过渡到其规定的水平以下,我国银行虽已提前达标,但面临持续维持的压力。另外,银行的压力还来自于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的监管。广义信贷增速和资本充足率是MPA考核中具有“一票否决权”的两项指标,不少银行在该资本充足率项目的约束下所面临的广义增速上限远远低于MPA考核直接给定的广义增速上限,折射出这些金融机构可能已面临较紧资本约束。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研究中心主任曾刚表示,2013年以来,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压力逐年递增。前几年,由于银行大量发展影子银行业务、资管业务、同业业务、表外业务等,掩盖了真实的资本损耗。客观上来说,此前监管套利等情况的存在,导致银行规模无序扩张,远远超过了银行资本所能支撑的水平。“未来随着监管的强化,包括资管业务要回表、同业业务要穿透等,那些游离于表外的、被低估的风险都会展现出真实状态,这就会导致银行资本要求大幅提升。对于近几年倚靠发展同业业务、表外业务实现规模扩张的中小银行而言,未来一段时间的资本补充压力都不会小。”

监管部门一直鼓励银行探索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渠道,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熊启跃认为,从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

充足率三项指标来看,在合规方面主要面临的压力是一级资本充足率,因为一级资本方面的工具相对偏少。

曾刚指出,商业银行未来应正视这个现实:不是所有的资本补充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未来银行要真正走上资本节约的发展路径,以质效优先为经营发展理念。另外,许多国际大行都是通过自身的利润留存来补充资本,这种内源式的积累值得我国商业银行借鉴,而不能一味依赖外源性资本补充。

明年资本充足情况稳定

上市银行资本补充压力犹存,但多数券商分析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明年资本充足情况总体稳定。

熊启跃认为,明年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管理难度较今年相比会有所降低,因为明年整个银行体系的盈利能力稳中向好,带动资本充足上升;流动性监管政策的推出虽然可能对资本充足率指标的数值有所影响,但是对于资本充足率本身的真实性而言是有利的。

熊启跃表示,盈利能力的提升主要来源于息差和不良状况的改善。从不良资产的数据、预期,以及关注类贷款情况来看,明年不良资产核销压力将有所放缓,对资本补充有一定积极作用。此外,从外源融资来看,因为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工具和可转债速度较快,所以利率上扬对银行资本筹集没有明显影响。

“总体来说,银行明年资本需求将有所减弱,且为保证资本充足,银行也会主动出击。两面作用下,对明年银行资本充足情况不必太过忧心。”在穆迪金融机构部副总裁、高级分析师诸蜀宁看来,银行对资本的需求强烈程度减弱,是由于未来资产扩张速度放缓乃大势所趋。

熊启跃认为,明年还可能有多数银行通过股票市场筹集资金,包括发行优先股等。中小银行面临的“补血”压力比大型银行大得多。“中小银行前期扩张速度比较快,有些银行的资产增速甚至在20%以上,而利润增速远低于资产增速,这样导致中间杠杆压力加大。如果资产质量上再出现问题,也会逐渐传递到表内。此外,中小银行筹集资本的手段和渠道也相对有限。”熊启跃说。

去杠杆要考虑美元加息因素

□ 吴言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2月13日宣布今年第三次加息,符合市场普遍预期。12月14日,我国央行开展的逆回购和MLF操作利率小幅上行5个基点,为今年3月以来首次。

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正在进入一个微妙的互动时代,在过去近10年的时间里,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萧条,以G20为平台,中美两国在货币与财政政策方面进行了长期合作,为稳定全球经济做出了贡献。

现在,美国正在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特朗普政府推出了减税政策以及正在计划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即采取了“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组合。经济学家和市场都在关注减税和财政刺激对美国经济增长影响有多大,是否会导致美联储加快加息节奏。耶伦表示,美联储官员与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减税政策的分析一致,认为减税可能会小幅提升未来几年美国经济增长。

但是,目前美国的通胀率与经济实际的复苏程度并不相称,低通胀的原因并没有找到。这可能意味着未来通胀水平也难以预测。当然,现在各界均对未来美联储紧缩程度表现谨慎。美联储当天发布的加息预测显示,美联储预计2018年将加息3次,2019年和2020年分别加息两次,这意味着目前美联储并不打算加快加息节奏。

与此同时,我国正在进入一个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时刻,这个阶段的主要目标是降低金融杠杆,这需要一个中性偏紧的货币环境。美联储加息会缩小中美之间的利差,再加上减税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引起我国资本外流的趋势,这也决定了我国货币政策不可能继续维持一个较为宽松的状态。

2016年12月和2017年3月美联储宣布加息时,我国也顺势跟进上调逆回购、MLF利率。但在2017年6月美联储再度加息时,我国并未调整逆回购利率。这一次也紧跟美联储加息而小幅上调逆回购、MLF利率。这说明了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相关性。

但是,我国受到美国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影响可能并不会太大,因为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早就被市场消化,我国也有充足的外汇储备,面临的资本外流压力不会太大。我国的货币政策应该优先考虑国内金融稳定以及为防风险采取更为明确的政策信号,同时,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

就像央行所强调的,此次央行逆回购、MLF利率上行幅度小于市场预期,但客观上仍有利于市场主体形成合理的利率预期,避免金融机构过度加杠杆和扩张广义信贷,对控制宏观杠杆率也可起到一定的作用。

每周证券编辑部
执行主编:田新元 邓文忠
新闻热线:(010)56805060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84125512@163.com



首届中英央行联合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中英两国政府部门、市场和研究机构的100余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与会代表围绕绿色投资与收益、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的可持续标准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崔楠摄

市场聚焦

□ 王炯业

货币基金市场正发生微妙变化。货币基金的发行罕见地已连续数月出现断档。有媒体报道称,基金公司的货币基金规模披露将被取消。若再联系此前的资管新规、货基流动性新规等,种种迹象折射出,基金公司依靠货基“冲规模”或将过去,一个重“质”的行业新时代即将来临。

成立数量连续多月为零

进入四季度以来,货币基金的发行出现了怪象。Wind统计显示,在10月1日~12月19日期间一只货币基金也没有成立。若12月结束后,货币基金成立的数量仍为零,那么,货币基金的发行断档时间将拉长至3个月。这一现象非常少见。今年前三

季度,货币基金月均成立数量维持在7只左右,少的月份有4只,多的月份能够达到14只。若将时间轴拉长,2015年年初~2016年年末,在这两年的时间里,货基成立最多的月份能达到19只,成立最少的月份也只有1只。

由此可见,货币基金连续数月成立数量为零非同寻常。

“往年每逢年末,为了冲规模,各大基金公司往往会积极发行货币基金,所以,年底这几个月发出来的货基数量是当年最高的。今年的情况的确比较罕见,也比较特殊。”一位固定收益基金经理表示。

不过,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

然货币基金发行将至“冰点”,但市场存量规模仍在不断增加。据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截至10月末,公募基金资产规模再创新高达到11.34万亿元。其中,货币基金单月增3700亿元左右,成为规模增长的主力,规模突破6.68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依靠“冲规模”或将过去

种种迹象显示,基金公司依靠货基“冲规模”或将过去。在新的监管环境下,一个行业新时代即将来临。

上述基金经理口中的“特殊”是指监管政策。据悉,《公开募集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规定于10月1日正式实施。新规专门针对货币基金制定了多项特别规定,包括征收风险准备金等。这些严厉的监管措施使得货基规模受限,告别高速增长时代。

基金规模这一衡量指标也正被逐步抛弃。12月8日,中基协召开基金评价业务座谈会。会议认为,近年来,公募基金发展较快,但货币市场基金占比较大,存在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会议提出,基金评价机构应进一步弱化对公司管理规模的关注,不再公布包含货币市场基金规模的排名数据。与此同时,还有媒体报道称,基金公司的货基规模披

露将被取消。

过去公募基金虽然为投资者赚了不少钱,但是大多数投资者并未有获得感,买基金特别是权益类基金的体验并不好。也正因如此,公募的权益类产品规模近10年几乎没有增长,这背后与基金公司过度追求规模、短期效益不无关系。

对此,有监管人士表示,相关各方须引导公募基金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更加全面主动地发挥机构投资者作用,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线。可以预见,在脱虚向实、正本清源的引导下,公募基金未来将真正回归为投资者创造财富的初心。

基金行业将迎重“质”时代

严厉的监管措施使得货币基金规模受限,告别高速增长时代